

賀歲電影有笑有淚



黛西札記
李夢

今年的賀歲電影，話題度不減往年。去年憑藉《滿江紅》引起詩詞讀熟的張藝謀導演，今年執導的《第二十條》同樣引來線上線下諸多討論。有人說電影情節略顯牽強、邏輯不夠圓順，也有人稱讚演員演技出眾，且表達平實貼地、寓教於樂，是當下中國影壇少見的、有情義有擔當的佳作。在我看來，張導新片不論從哪個角度（立意、敘事、節奏、演技等）來說，都可謂出色，而其中最見真誠、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於平凡個體情感的溫情呈現。

多線敘事是近些年張藝謀執導電影的搶眼特色。從《懸崖之上》到《滿江紅》，再到去年國慶檔上映的《堅如磐石》，莫不將多線並行的敘事模式呈現得淋漓盡致。《第二十條》中，同樣是在一個中心主題（普法）之下，多條敘事線並行推進：檢察官韓明（雷佳音飾）的兒子韓雨辰因制止校園霸凌，打傷了教導主任（張譯飾）的兒子而面臨被拘留的窘境；農民劉文經因聾啞妻子（趙麗穎飾）被同村惡霸強姦，憤而反抗，將惡霸砍傷致死而面臨被判重刑的風險；巴士司機因見義勇為制止車上「鹹豬手」而被猥褻男子及同夥打傷，

憤而反擊卻被判判定故意傷害；韓明的同事兼初戀呂玲玲（高葉飾）憶及當年與韓明戀愛時被學長猥褻，韓明出手搭救反因故意傷人而影響了畢業分配……多條敘事線推進、鋪墊、蓄力，最終將整個電影的情緒推高至劉文經案件聽證會現場韓明的一番慷慨陳詞。全片主題「法，不能給不法讓步」，更在這種情緒高漲之時被拋出，力量感十足，震撼人心。

此片由國家普法機構指導，是主旋律影片。編創團隊從生活中常見事件切入，不求大求全，而是以小見大，將人間煙火氣、笑料和幽默植入其中，令到原本嚴肅的題材變得親切可感，有笑有淚，讓我們意識到主旋律電影亦可跳脫大敘事、大場景的局限，以細膩溫情打動人心。賀歲電影多為一家大小一同到場欣賞，善用此時進行普法教育再合適不過。筆者年初二觀影時，眼見身邊不少觀者因同情片中巴士司機和聾啞女子等普通人悲辛遭遇而感動流淚，已知影片教育效果不俗。誠如知名法律學者羅翔所言：「法律中沒有理性人，只有有血有肉的一般人。」當我們見到自己身邊的親友無端受到陷害欺侮，我們會怎樣做？法律存在的意義，是讓壞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非讓好人出手的代價更大。由此說，《第二十條》不僅僅是普法電影，更由是非對錯、公理人心出發，燭照世事，洞察人心。



重慶十八梯掠影



市井萬象

春節假期，重慶十八梯傳統風貌區燈光璀璨，遊人如織，旅遊消費持續火熱。

中新社

挑戰味蕾



英倫漫話
江恆

如果你認為英國是美食沙漠，人們對味蕾無欲無求，那便大錯特錯了，至少在嘗試辣椒上，還是超出大家想像。眾所周知，英國的菜譜單調，常見的「國菜」炸魚薯條、傳統的周日烤肉、各類肉餡餅等都口味平淡，醬汁也中規中矩，與辛辣扯不上半點關係。但這絲毫不影響人們對辣椒的熱愛，在過去數十年間，從英格蘭到蘇格蘭，不同規模的辣椒店、辣椒醬廠和辣椒農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許多餐廳和家庭的餐桌上出現辣椒身影，老饕們對這種熱辣辣的感覺樂此不疲。由於辣椒銷情良好，一些農場每年的利潤超過二十五萬英鎊，並且大量出口到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等吃辣椒聞名的國家，以英國最大的辣椒農場Genovese's為例，每年生產一千五百萬個辣椒。

以辣椒為主題的節日也應運而生，全英各地有數十個辣椒節，較知名的包括布里斯托附近舉辦的厄普頓切尼辣椒節，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前來慶祝，除了現場享用各種辣椒美食，人們還瀏覽攤位，購買各式辣醬、辣椒油和其他辣椒產品。最高潮當屬九月份的倫敦熱火節，最大看點是吃辣椒比賽，參賽者在台上一字排開，要麼大口咀嚼紅色或綠色的生辣椒，要麼從罐子裏舀出辣醬，就好像吃乳酪一樣大口吞嚥，讓觀眾看得額頭冒汗。

可能是普遍辣度已不能滿足味蕾，一些辣椒迷們開始挑戰極致，由此催生了一項耐力運動：競技吃辣椒。在標準比賽中，參賽者每輪都要吃掉一整個辣椒，並按照斯科維爾等級（SHU）逐步提高，直到只剩下一個人還在咀嚼。斯科維爾是二十世紀初美國藥劑師，他將乾燥的辣椒樣品浸泡在酒精中，然後在連續稀釋的糖水中品嚐，直到舌頭上不再檢測到其辛辣味，以此方法來測試辣椒素水準，等級越高意味着辣度越高。常用於泰式烹飪的鳥眼辣椒高達十萬個SHU，而健力士世界紀錄最新認證的世界最辣的辣椒是Pepper X，平均達到二百六十三萬個SHU。英國最辣的辣椒料是「科莫多巨蜥」辣椒，看起來像又小又長的蘇格蘭帽子，擁有一百四十萬

SHU，「不戴手套請勿觸摸」的標籤說明了其驚人辣度。目前，有英國「辣椒女王」之稱的沙希娜·瓦西姆在競技吃辣椒比賽上排名全球第四，她能一口氣吃掉一百零五個超級辣椒。

如果你從來沒有吃過超級辣椒，很難想像那是什麼味道。用丹麥辣椒愛好者、曾吃完整個Pepper X辣椒的克勞斯·皮爾加德的話說，「你大概有二十秒的時間可以真正品嚐到味道，然後就像火車來了一樣，這是一種持續加劇的痛苦。最後就像你要離開地球十五到二十分鐘一樣」。英國藥物學家克萊爾·希爾在《衛報》專欄中，形象地描述了吃超級辣椒的感受：起初，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後你意識到有人在你的頭骨內點燃了求救信號彈。你的臉從嘴部向上開始變得麻木。當這種感覺到達你的眼球時，你開始哭泣。當這種感覺到達你的頭頂時，你的耳朵就會嗡嗡作響。你的頭骨感覺好像被虎鉗壓碎了。當你的胃試圖嘔吐時會抽搐。這還不是最糟的。那是在半夜，當你醒來時發現你的胃酸已經跳進你的胸腔，在你的心臟上嘶嘶作響，而你的結腸像拳擊手的跳繩一樣猛烈地抽動。她最後的結論是：這些辣椒不是食品，而是「化學武器」。

據培育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之一、卡羅萊納死神辣椒的美國企業家柯里總結，喜歡嘗試超級辣的辣椒通常有三類人：尋求刺激的人、渴望找到新潮流的潮人和正在康復的癮君子，而他們的共

同點都是要挑戰味蕾。就像《死前要嘗試的一百零一種辣椒》一書的作者大衛·弗洛伊德所說，「我以前賣辣椒醬，年輕人都會來，無論你說什麼最辣，他們都會嘗試。」墨西哥連鎮店Wahaca的創始人、《辣椒筆記：暖心食譜（不燒舌頭）》一書的作者托馬西娜·邁爾斯也認為，辣椒實際上對酗酒者、任何試圖戒酒或戒毒的人來說非常有用，因為可以從大腦分泌的內啡肽中獲得天然興奮感。當然辣椒對健康有益，它們可以讓你的整個消化系統變得活躍，並含有維生素和礦物質，這些維生素和礦物質被認為具有抗癌作用。

放眼歷史長河，辣椒素的演化目的是阻止哺乳動物吃辣椒，因為它們的臼齒往往會將辣椒的種子磨碎，從而妨礙種子順利穿過整個消化道並完成傳播任務。但對於人類來說，辣椒的辣度顯然不起作用，原因何在？按研究人員的解釋，一是實用性，辛辣食物有抗菌的特點，不容易腐爛，比如越是天氣炎熱的國家，食譜中所用的辛辣調味料種類越多。二是感觀性，辣椒大大豐富了人們的味覺，自從歐洲探險者把辣椒帶回歐洲之後，人們很快接受了它的刺激味道，這種新奇的體驗令辣椒迅速傳播開來，比如十六世紀末英國草藥商約翰·蓋拉德在他的《英國草藥》中記載，辣椒「暖胃，非常有助肉食品消化」。如同英國食品專家奧康納所言，在那之前歐洲的食物可能很平淡單一，辣椒就像糖一樣提高了食品的味道。



▲Pepper X是健力士世界紀錄最新認證的世界最辣的辣椒。 資料圖片



《第二十條》劇照。

拾舊



如是我見
姚文冬

有位年輕演員，重排了程派老戲《柳迎春》。雖是老戲，卻恍若一場新戲，絕跡京劇舞台六七十年之後，給人以失而復得的新鮮感，故而十分叫座。

京劇自形成以來，劇目多達五千多齣，但絕大部分是一演一過，如過眼雲煙，留存的也不過千餘齣，可謂大浪淘沙，而現在常演的就更少了，才三百餘齣，加之演員偏愛熟悉的戲，迎合觀眾。於是感覺可演的就更少了，好像來回總是那麼幾齣。因此，編演新戲一度成為「藝術正確」，以為編新戲就是創新。事實呢，這些年來的那些新編戲，能在舞台站住腳的鳳毛麟角，多是曇花一現。我所在城市的京劇團，為迎接一個重大節日，舉全團之力排演了一齣新戲，結果只在當天演了一場便束之高閣。而同樣是這個劇團，即使在日常的周末，演出一台成本很低的名段演唱會，卻能吸引更多觀眾。

其實，業內早有一種說法：京劇沒必要再編新戲，把老祖宗留下來的老戲拾起來，就是最好的創新，是挽救京劇的最佳途徑。戲迷喜歡傳統戲，這是不爭的事實，與電影不同，這是京劇獨有的藝術現象。《柳迎春》的重排成功便是一個例證，彷彿多年不穿的舊衣服，洗洗曬曬，穿起來更舒適，也更「時髦」。

許多老戲並非因不好而停演，原因很多，就拿程派戲來說，有個重要原因居然是——程硯秋先生日益臃腫的體態不適合再演早年的眾多戲碼，但這些戲好多都是珍品，他自己不演了，弟子傳人就失去了觀摩、學習、

傳承的機會。

於是，如今的京劇，彷彿只剩下了一張張臉譜，竟讓人忘了，每一張臉譜後面都有一個鮮活人物，每一個人物，都活在一齣戲裏。讓那些臉譜標本似的掛在牆上，着實可惜。

過去，京劇前輩藝人編排一齣新戲，成本極高，譬如劇本創作、設計唱腔、人物形象、身段等，還要置辦相應的服裝，更要經過舞台上的千錘百煉。舊時戲班子完全市場化，觀眾不買賬的戲，根本就活不了，那麼當時叫座的戲，不是珍品是什麼？我們現在聽同一位演員不同時期的唱片或演出錄音，會發現許多不同之處，這足以說明一齣戲總是在不斷打磨中。可見創造一齣戲成本有多高。京劇名家史依弘說，觀眾愛看傳統戲，是因為傳統戲經過了幾代演員、百十年的打磨。因而，輕易放棄一齣老戲，並非明智之舉。這就如同絕句、律詩這些體裁的詩歌，以唐代為盛，後代有幾首超越了唐詩？但我們沒有遺棄唐詩，除了常見的那些，還在不斷挖掘整理。那麼，京劇鼎盛時期的那些老戲，有什麼理由遺棄呢？

拾舊不是守舊，拾舊如新，同時也是自救。我們看到，有多少塵封已久的傳統相聲的老段子，被德雲社拾了起來，不但挽救了相聲，贏得了觀眾，更是成就了自身。還有多少值得拾舊的事物呢？隨便一舉便有很多：比如，一些老的習俗、禮儀，讓我們體驗到傳統文化之美；木工的榫卯技術，讓用螺釘組合起來的傢具黯然失色；而逐漸在小說裏復活的方言，使文學語言更添活潑的趣味，等等，皆給人以拾舊如新的快感。因為，有些被冷落的舊物，不一定都是大浪淘過的砂礫，而是蒙塵的珍珠。



HR人與事
朱昌文

春節前幾天，我夫婦應邀前往文化中心欣賞香港管弦樂團（港樂）的籌款音樂會。演出節目豐富多彩，不啻是一場音樂盛宴。「港樂」自一九七四年職業化以來，至今踏入金禧。過去，樂團不斷從世界各地邀請指揮和演奏家合作演出，把音樂帶給眾多觀眾。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本地少年兒童踏上音樂專業之路。這次音樂會籌得的款項，將用作「港樂」的長期發展，並支持更多的音樂教育及外展活動。

此次演出開場首先由樂團合奏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舞曲選段以及安德森的《藍色探戈》選段，旋律優美輕快兼而有之。鋼琴家方劉小梅演奏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孟雨晴與年輕的郭嘉

「港樂」眾樂樂

樂合作演奏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國際知名的小提琴家Ruda Lee與年輕的陳慧恩合奏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選段，先天視障的小提琴家丁怡杰演奏薩拉沙泰的《流浪者之歌》，大提琴家袁非演奏波佩爾的《音樂會波蘭舞曲》，鋼琴家鍾煦捷演奏莫索斯基的《從遠方到樓梯的航行》等，都各有千秋，演奏水準很高。

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方劉小梅演奏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長段樂章，難度甚高，但她彈來一氣呵成，激昂的旋律振奮人心，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此外，樂團還安排一班有音樂潛質的少年兒童擔任很大部分的節目演出，他們的表演出色。其中今年十歲的范伊辰與九歲的林恩嵐合作演奏舒伯特的《軍隊進行曲》，同樣十歲左右的小鋼琴手謝尚倫與丁般若，演奏技巧也令觀眾擊節讚賞。現年十一歲的大提琴手鄭建忠，與「港樂」的大提琴首席鮑

力卓合作，演奏韋瓦第的大提琴協奏曲。其他小提琴手程文佈、梁家由、趙崇康、黃卓盈以及擊琴手邱捷豐、黃大慧等，都是年紀輕輕之輩，他們超卓的音樂技巧令人刮目相看，觀眾熱烈的掌聲既是對他們的鼓勵，也是對他們寄予厚望。香港樂壇有這許多年輕樂手接班，令人感到欣悅。

當日的音樂會，演出節目共二十多項，清一色是西洋音樂作品。不是不好，音樂是世界的共同語言，人們會對優美的旋律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若在編排節目時加進具有中國民族色彩和文化特色的音樂作品，相信這會令人聽得親切。以管弦樂來說，中國歷來有不少膾炙人口之作，例如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又如由殷承宗、儲望華等音樂家改編冼海軍的《黃河大合唱》創作的《黃河》鋼琴協奏曲等等，都值得選擇加入演出曲目。